



路史第四卷

廬陵羅

泌

男

革承命註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二辟以次

是民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磨

太平廣記作飛磨

出地郭均

云地郭地名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謂順度

古初

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

民摠木茹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

絢髮闐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命歷叙言被木枝者也

治二

百有五十載

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初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地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涵沈鴻而致之海毆虵龍而放之蒞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瀝之

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處而顛上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網罟為耒

耜爲杵曰爲弧矢爲鯤鯁爲茵幄爲澧洛范金合
土墜竈泄井黼坐鼎食韜牛乘馬堯矛劔戟重門
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
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
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
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
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
脂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
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復以錦帳珠雨南河西苑
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

霆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權弗聞天下之
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蟚蛄闕閱而何
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
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龍稷禹伊周孔孟
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
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
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
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裹蒸餘阜茨灤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

世本揚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

其始蠶叢拍

渡魚鳧各數百歲

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渡帝魚鳧帝或作折護焉伯雍者非寰宇記作

伯禽尤疎

號蜀山氏蓋作于蜀

今成都

蠶叢縱目王瞿上

瞿

城在今雙流縣南十

魚鳧治導江

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逮蒲澤俾明時人砥椎結左言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

楊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

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年蓋難取裾俾明記作開明非

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為蒲捍蓋蜀之先也

杜宇鰲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

舊記有女曰利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利乃

自叢以來

帝號

盧保一作盧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盧保其

妻曰妃俱葬之

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梓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

斗金蠶蚘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

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本日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

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

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之得至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水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昔黃

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

蜀山氏惟其後葉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日

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喜為茂州今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遜居若水元

生石細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倍

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

年伐滅之初蜀道相攻來古急司始降候云使陳莊

遂屬秦寰宇記梓劔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禱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

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

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憚求欲無厭故

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

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
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
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
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
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
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
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
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挈唐之
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千載矣未嘗亡一
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方之衆於

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
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
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
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
生羗而襲吐蕃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
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乃一生羗
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
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
稽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卒其

或得之而得以稽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
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
舍矣而宅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噉兵
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
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
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
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
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
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
之溟渤洋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
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
温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

其魚多鱔沸海常沸尤多
惡魚朔云炎洲真者經之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蜀
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
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
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期死山有毒藥氣
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犛四百
里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
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壽
龍犯之輒颯晦瀚海沙子之設乎比此天地之所
飛礫過者少全

以遼西而制北者也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

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于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激障霧於東維

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刺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嵩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人死

着木木折曰鬼隙界黑水於南極

黑水在梁維間涉者則輕黝黑

泄流沙於西陲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荒

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

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

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

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畜駭

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

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螭魅也當且末西北沙中

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拔

其鼻口不則危弊今高昌客旅皆辭伊吾道决

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出陽關至于劍路經

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

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蒞而深今古不得度蓋

亦弱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

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

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

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

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

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佰君其蓋制歟東毛人

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北海支顯西游道其

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一十六國支顯之所知者

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

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

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
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
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
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
者惡平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願志
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
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尔戎
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
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

陽可謂遠隨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遠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未嘗堯舜之心哉 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

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萌
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
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
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
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諱乎其內者是豈
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
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
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逐傀氏

逐傀氏後有逐氏傀氏見元和姓纂逐傀氏之迹學者必

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逐傀氏

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見姓苑等姓

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為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佐謬若至於所謂盤

古氏異矣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

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

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

義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

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

之治若予而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

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

邪老僂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

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

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

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史前記卷四
十一
垂虵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

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
無告賜之言者吾不憚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

故物全道上顏行而不捨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見子思子淮南

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捨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名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

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炎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鞅者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循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遠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鬼氏鬼菟氏命曆叙之黃神氏鉅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貉六鳳皇出地衡春秋

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死生

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

於余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

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

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

治二百五十載

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

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表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
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義炎若黃帝青項唐虞且
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
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
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
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
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
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
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
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

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
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
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
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
畝之宅蒔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
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
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欲濟世而不至於八則亨是

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慘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効矣然則脩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矚者曰埃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異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蠹哉

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
每爲之三大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
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
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
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
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
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
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

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
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
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路史第五卷

因提紀下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民

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

乎心知人間世云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

况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造於形內忘於知

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几遠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遠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鷄居殼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昇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亦見亢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負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遠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

焉

稀韋氏

昔莊周許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稀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

問於太史大殺栢常寒若猪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猪韋音締李執說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繼諸几遽氏之

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

而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得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

始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

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藥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

機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

而會獸聚人不勝禽獸也蚩蚩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

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以人食果樹蜂膠亞臭

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其為民也登巢椽蠶東征賦

而椽蠶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

都燧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手上世椽蠶而食疏

據毛皮以自蔽蠶與羸同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餽

者飲其血啜其膍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椽栗以為

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

是上古之禮醴醖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中古之禮

退而合烹体其大系牛羊實其簠簋遷豆綱羹則純

手後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剥林木而戰者

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

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為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

革紩衣寧領着鹿角以貢體

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頌謂三皇

時以冒覆頭句頌遠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冒覆頭句頌遠頸至皇帝始制軒冕民之死者猶未諱焉過者頽泚

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

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

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

晏子云古者秩衣寧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其義好

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治三百餘載

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

年安

道平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邪

栖於石妻之顏

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

東北有妻鄉是然於琅瑯遠矣而又汝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木曰土京隋文收曰石樓

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宜是

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

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

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

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

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剥林木林木

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

已自剥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

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

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奔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汜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于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復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

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
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
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
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
是故來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
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
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之
泝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
而後動不敢為主而為容非去兵也漢祖平城之
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顯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

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
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
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歟若蚩尤之斬
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
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无四時昏晝

之辨

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
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

斤里有申弥国近燧明之圉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
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

母國名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

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

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上有燧木後世

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

有鳥類鵲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

義氏之前蓋火山因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

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

雄勇為火山軍亦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詳發上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蔬

燦鱗膾腐餽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

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揮豚然後人死腥臊之疾

祭禮作其視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肴所以存法

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今赤

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人民益駁羽皮之茹

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

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刃民

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

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

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礼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

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

范金合土為斧重作炷高甌甗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

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人以漁子維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

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彦謂伏羲之前離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爾命

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畢旒辨乎方色論語摘輔

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賻成博受乎古諸

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隕盧錄平延嬉

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於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

毛之薦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蓋一作丘四后職而天

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遂人出天四佐出洛龍圖逞

瑞龜字効靈錄見書於是占建而正方王希明太一金

斗極而定方名握幾短表計實圖矩也易通

東西南北是也

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人謂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謂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

石而謂之余刻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七政詳慮記主礼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

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始注物虫鳥獸

而為七政七政之礼立迹所興也

之名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鳥獸夫物

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

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

能知者非無其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管子云

問於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

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聞

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

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

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

以來燧人以通貨矣

各史前記卷

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
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

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克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以息其民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

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起於遂皇氏云禮有

謂禮起於遂皇氏禮名起於皇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禮起於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遂皇氏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遂人巴著姓名

治律高之石室以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羲書以燧皇與羲農

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故記燧皇天子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羲皇干人神農以地力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應氏之說亦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故隸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遂人為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二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遂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
隸達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

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屢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壽禮錄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

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

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
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
每至於夭折韓雅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
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
於樂囂薄澆為淳風磁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
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
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
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茶之
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
所以發為政之問而人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
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
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
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
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厲邪握鉅而兼
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
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

庸以兵城從戊右羣王
墉城字只此作

之山平阿无隘四微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

府也

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作微開府所在庸成是立故也四微猶四境一作微

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

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葦結繩而已百

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為一而繆

方是時人結繩而

用之

子夏易傳云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字

少隨物衆寡執以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

結亦意通之說余今吐蕃犬羊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

其民僮蒙莫知西東

摩蜃尊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

可尾虺虺可蹶而人无有相媚之心

淮南本經寔有李子

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三身之國

市特買易衆聚之處張華

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尔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茶曰是雜牧也

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毋羣怪大翟

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

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

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

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

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

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為枯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入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尔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受含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

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鬲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利充衄其問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邪落利羅利也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為市說見餘論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域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曠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悞

惛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僂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第五卷

